

拾珠漫笔看东营 · 东营市第三届读书节

【连载】

一步之遥 (15)

■刘兰秀

异乡人 (5)

■唐岱霞

在寂寞无聊时,我会拿雷天同和许山做比较,比来比去,也不敢得出结论。思来想去,无缘无故就吃起醋来,那个把雷天同青春激情消耗殆尽的女人,她人在大洋彼岸,气息却阴魂不散地罩在我心上。这种无形的情敌,我怎么会对对手呢!我们的牵手是对还是错,我们能不能幸福,这样的想法折磨着我。在不确定中,我以各种借口拒绝见双方父母。

雷天同成为我男朋友之后,叶青比往常更少待在宿舍了,饭也在许山家吃,偶尔还会在他家过夜。很快,双方父母开始协商他们的婚期。

八九元元旦晚会,我和叶青并排坐在观众席。当开场舞欢快的音乐响起时,叶青递给我手上一个红色缎面本子,打开一看,是结婚证。照片上的许山穿着黑色西装,表情严肃,比真实的人显得刚毅。叶青穿着低领红色羊毛衫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,头靠在许山肩旁。“什么时候结婚?”“五一。”“祝贺你们。”我用手拍了拍叶青的背,不再说话,我怕声音会异样,我怕说出来的话太言不由衷。我无法审视自己的内心,只有让双眼紧盯着前面。此刻,四周的音乐丝毫不入耳,舞台上的情景映不进大脑。真庆幸是在这样的场合,我凝重的外表好似被精彩的节目深深吸引。

散场后,叶青被许山接走。独自回到宿舍,一头扎在床上,我愿意长睡不醒。越是用力闭眼,越是难以入眠。雷天同、许山、叶青,这三个人的名字不断在脑海里闪过,恩怨难理清。窗外寂静无声,墙角的蛐蛐开始吟唱,一遍遍梳理过往,半夜时分我下定了决心。从床上爬起来,拉亮电灯,找出压在箱底的一摞信纸,铺开。

雷老师:

你好!拿起笔,却不知道从何说起,先说声抱歉吧。我们交往这段时间,感觉你是不错的人,忠厚善良,勤奋好学,有责任心。你

【作者简介】

刘兰秀,山东东营人,作品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等杂志。短篇小说《鱼飞鸟跃》获齐鲁文学作品年展优秀作品奖;短篇小说《透明的监狱》获第四届东营市“黄河口文艺奖”。散文《我的心不是荒原》获利津县凤凰城文艺奖文学创作奖。

该是我想要找的理想伴侣,但从你对我冷不热的态度中,体会出你依然没有忘记前女友,她还占据着你的心。或许我没有她优秀,或许我们相遇太晚,我不想做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,我不愿意做别人的替代品。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,我能理解你。希望你也能理解我的心情,我们分手吧!白灵。

雷天同的回信很快就来了,然而不是通过邮局,是他亲自送上门来。我怔怔地望着他发呆,他也不说话,只是把信摊开摆在我面前。

白灵:

你好!看完你的信我很吃惊,没想到你有这样的想法,你完全错了。

第一次见面,我就被你特殊的气质吸引,貌似平凡的外表渗透着一股飘逸的仙质,和你的名字一样,素雅灵气。你非常可爱,沉稳和生动在你脸上完美地结合,让我自然而然心生怜爱。当然,我不是只注重外表的人,你思维活跃、理性,顾大局识大体,勤劳的个性也深深打动了我。我的心告诉我,你就是我爱的人。我特别珍惜这段缘分,因此变得谨小慎微,小心翼翼地接触你,怕进展太快吓到你。我想让你慢慢了解我接受我,所有这些,成了你眼中的不冷不热。另外,我家在农村,经济条件不好,我是老大,下面还有三个弟弟,以后肯定要全力支持父母,这样的条件,做我的妻子肯定会受很多委屈,我担心你跟着我受苦,所以顾虑重重。至于前女友,那都是过去时了,谁没有青春年少呢。你既不是我的退而求其次,也不是任何人的替代,你是我理想的伴侣,我终生为你服务,心甘情愿一直到老……

我读不下去了,视线被模糊,眼泪吧嗒吧嗒落下,打湿了信纸。雷天同伸出手,为我拭泪,越擦泪水越汹涌。他轻轻抱住我,把嘴盖在我眼上,吸干我的泪水,然后,火热的双唇印遍整个脸。我没反抗,像个兔子乖乖地贴在他胸前,任幸福蔓延。

“白灵,找个时间见见我父母吧。”我点点头。

双方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对生活要求低,丑媳妇见公婆和毛脚女婿上门都顺利的水到渠成。雷天同的二弟已经结婚,当哥哥的婚事自然让人着急,我登门没过几天,他父母就催问打算什么时候结婚。当雷天同征求我意见时,我不假思考就说和叶青定在一天吧,我们同时结婚。

六

秋龄把满嘴的牙膏沫儿吐出来,左手将部队带回来的白搪瓷缸子递到嘴边,喝下半口水,漱一漱口,吐掉,右手把牙刷放到缸子里来回甩动着,甩十下,把水倒掉,然后将搪瓷缸子放回原处。此时挂钟响了六下,炉子上的粥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白汽。

秋龄走到门口,望一眼门外雾蒙蒙的天,院子里枣树上几片枯叶子随风摆着。他嘴里嘟囔一句:“又是阴天。”转过身来,对着大荣说:“今天温度还是不高,别给小米减衣服。”“哦,知道了。”大荣答应了一声,利落地摆好碗筷,粥也盛好了。大荣将炕上的小米叫起来,穿好衣服抱到腿上,围上倒褂子,秋龄将小米的碗端到嘴边尝了尝,说:“温度刚刚好,给她吃吧。”

没人再给大荣叫大荣了,也不给她叫秋龄家的了,就连爹娘也换了称呼,改口叫她——小米,仿佛这是大荣的新名字一样。北方人就是爱这样喊,拿第一个孩子的名字来称呼母亲,有时连谁谁“他娘”这俩字都懒得添。大荣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答应,后来适应了,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听的称呼了。

是的,大荣有孩子了,叫小米。小米七个月了。不是在大荣肚子里七个月,是出生七个月了。小米一生出来,大荣就急急地跟接生婆说:“姨,快给我看看。”接生婆也是王家庄的,是拐弯抹角的亲戚。接生婆笑着说:“是个闺女,就是瘦了点。”大荣接过孩子,先看胳膊,手,又看腿,脚丫子,再看看五官,鼻子,眼睛,都在——都在就好,大荣虚弱地躺了下去。只要不缺胳膊不缺腿儿,闺女儿子都是宝贝。

秋龄更是拿着小米当眼珠子一样宝贝。他仔细瞅着闺女,胳膊跟自己的大拇指一样粗细,脸上层层叠叠的,整个人儿都皱皱巴巴的。抱在怀里,轻得像抱了一只小猫,顶多有三斤重。“就叫小米吧,好养活”,秋龄说。

大荣后悔自己怀孕的时候,没有多吃点。整个冬天,大荣就吃了二两羊尾巴油。说是炒菜,只是拿冻住的羊尾巴油块在锅里飞快地

滑一下,然后倒进大白菜翻炒,再加水煮上一锅。秋龄二叔家的诚嫂说:“哎呀,这样的水煮白菜谁吃得下,总要拿猪油葱花炆锅,炒出水来才行,不要加水。”大荣瞪大了眼睛,猪油葱花炆锅的白菜不加水,那不成了糊白菜么,肯定不能吃。

还好,小米出生后,秋龄伺候月子很尽心,大荣的奶水也足。这不,长到七个月,小猫一样的小米胖成了一个小胖墩儿,脸圆圆的,白白的,小嘴巴一笑翘起来,两只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。小米哪里都好看,就是眼睛稍微小了点,不过也很好看。秋龄整天瞅着小米看,觉得哪里都像自己,连流口水时的样子都很像,虽然他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流没流过口水。

虽然小米是个闺女,大荣还是觉得天空明朗了许多。等大荣出了月子,就进了夏天。小东屋西晒,从下午到晚上几乎是烤地瓜的炉子,翻个身,晾一下汗,接着汗水又满了身。蚊帐里的小米睡得很安稳,秋龄与大荣倒着班给小米扇扇子。整个夏天,小米身上一个痱子都没起,大荣全身褪了一层皮。

招工去油田上班的大哥一家搬到了职工宿舍,老家的三间房小院就空了下来。为了小米,秋龄跟大哥提出要搬进空房住,闲着也是闲着,大哥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三间土坯北屋,秋龄又盖了一间小西屋存放家什零碎。秋龄抱着小米环视小院,院子里有棵枣树,叶子还没落光,零星挂着几个红枣儿,院墙南侧是一片小菜园子。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,但秋龄还是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家的样子,是与小米和大荣幸福生活的地方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唐岱霞,东营市作协会员,东营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。爱好文学,散文、小说等作品散见于报端、杂志,征文多次获奖,小说《异乡人》入选2017年度《齐鲁文学年展》。

